

医生的字

潘华信

去年友人送我一本近代名医的医方墨迹辑集本,都是数十年前医界宿耆留下的雪泥鸿爪。因为是毛笔直写的行、草书体,有的写得也不规范,青年中医认看起来就比较吃力,像雾里看花似的,于是本子后面的释文,鲁鱼亥豕之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开宗明义的第一页就出了点问题,病案的大意是说服药以后病情减轻了些,但仍要“防其传变”,这四个字释文却成了“治其伤风”,于文理、医理俱不通,笔迹上也是望“形”生义。当然这难怪年轻编辑,首先责任在当年这位名医所雇用的药方书写者,随意粗率,神仙难识。切莫以为中医用毛笔书写就是书法作品了,特别是名医,门诊繁忙,抄方务捷,所以流传下来的大抵只能是账房先生类的字迹。五十年代我随朱小南先生,



当时写方的是袁克诚大师,他的书写既快捷又规范,龙飞凤舞的,然这在医界毕竟寥若晨星。要在医、文、字三者都属上乘的,就我所知,惟程门雪、严苍山两位前辈了,程师颜、刘,严宗怀素,前者丰神宽醇,后者秀逸隽永,且俱拙趣盎然,三十年代刚身为沪上医界八才子,当然难能可贵。

事有凑巧,最近某医学单位持来清代医稿墨迹本多种相示,已计划出版中。我对照墨迹后也发现讹误不少,举例来说,“歌辞”两字的草书译者就不识,其详猜之下,凑为“影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忽然,我闪过一念,再过十年、二十

年的人事代谢之后,将有国人不识汉字,中医不识药方的危险了,五十年前我也曾经有过

这样的忧伤,不意今日来到了眼前。在中医越来越走向世界而被有识之士认可的今天,在政府大力扶持下的中医传承热潮中,我还是感到有一股中医在方法论上被西化的暗流在涌动,间或会成为主流。学校、卫生部门的科研立项、职称晋升,重头戏都在实验室里,小白鼠身上,说句笑话,不懂外文的张仲景、孙思邈、叶天士在今天估计学士学位也拿不到,遑论高级职称了,这里,中医姓中的本义被淡化了。我们的莘莘学子为前程计,不得不左眼外文,右眼显微镜,“歌辞”成了“影舞”就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不论中医今后怎样发展,怎样“规范化”,怎样走向世界,我们的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必须培养、造就一支深究古文、医药、书法的精悍队伍,以确保祖宗传给我们的遗产,嬗递弗替,传承下去,不至断送在我们这一代。在现实培养过程中,应该洋文与古文、小白鼠与书法俱当作同等观,不分伯仲,待遇一律,晋升同样,我深知有志于斯的青年,不乏其人的。如果自己看不起自己,不必多少年的,我们的中医界将高薪聘请外国人当教授,来到中国剖析疑难,讲解我们祖先的学问,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看,原本无所谓,只是我在数十年前的今天预言,却感到脸上无光,有辱祖先的。

初望与湖道

王宇乔

在妈妈的帮助下,我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副院长卢大儒教授约好了访谈,商谈我即将选择的新的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从骨子里,我有些责怪妈妈多事:卢教授是我国研究遗传学和流行病学的知名专家,而我这个中学生除了兴趣这唯一的资本几乎一无所有。站在复旦的校门前等待卢教授一刻着实难耐,真不知接下来近两个小时的会面将是什么局面,加上此前我在北京为这次访谈做了一些功课,卢教授非凡的学术生涯更是使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

好在灌木丛中一只小猫猫的及时出现使我忐忑的心舒缓了许多。我暗暗劝慰自己,一只小猫都可以在复旦安稳漫步,我又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11:30,我们在复旦大学门口如期见到卢教授。

冬季的上海细雨蒙蒙,我们一行并肩徜徉在复旦大学校园湿润的小径上。其间,我向卢教授表达了我对生物化学新近产生的兴趣,并请教他,像我这样原本搞文学出身的学生能否有半路改行的可能性。为了不让卢教授加深对我“胆怯”原因的认知,我还向他介绍了我同班那些对生物、化学感兴趣的“高人”们目前的研究深度。



卢教授会意我的顾虑,从容地接过了我的问题:“文学与生命科学的学习不但不矛盾,还会是相互支持的好朋友。人情怀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另一个支柱。我们研究科学,不能说做个东西出来就算完事了,科学研究最终要使我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得到提升。至于你的同学所研究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和细胞穿透肽还都不算很难的课题,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科学研究可以说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事情。”

中午,我们落座校园里的一个茶餐厅,一壶清茶,几个简单的上海菜,没有《醉翁亭记》近取山肴野蔌,却也悠闲。席间,卢教授深情地嘱咐我:“科学家应当是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的健康的人。”对此我很好奇,眼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教授何出此言?卢教授像是猜到了我的心思,继续讲道:“研究生命科学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储备与优秀的素养,除此之外,不可或缺的还有科学精神。比如说,在研究时我们应怎样与同伴合作,实验中的反例如何对待,遇到了困难要怎样去克服。”卢教授讲起他的专业滔滔不绝,全然忘记在他面前听讲的只是一个年幼的中学生,以及楼下接他去讲学的车已恭候很久。

数日过后,回忆起卢教授的嘱咐就像又一次沐浴滋润的细雨。特别是教授最终的那句“要时到应诚自己,科学家起步应成为领袖型人才为目标而努力”的“真经”更是耐人寻味,于我这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无疑是一双温情的双手。我不禁想起那天在复旦大门前草丛里见到的那只小花猫,虽有太多的“听不懂”,但有幸在这样的氛围里得到启蒙,于我的人生是何等有价值的一次经历呢?想到这里,方才体会到妈妈的一片苦心。



前些天,我上班步行至单位的附近,看到路边的绿地上倒了一棵小红叶树,它的根大部分露出了地面,枝叶还勉力地活着。我扶起它,感到它远比我想象得沉重。我试图用脚加培它根部的泥土,但是脚下是绿地,没有土。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石头垫在根部使劲往下踩,手一松,树又倒下了。

我期待园林工人或环卫工人对它采取措施,可是又是几天过去,它仍然躺着,枝上的叶子只剩下瑟瑟两片。

这天接近它之前,我四处寻觅支撑它的东西,捡到一根两尺来长的细树枝,顶端带个小叉。以它的体力应该无法撑住倒地树的重量,但几番尝试,它居然让小树颤巍巍地站住了。我一步步回头,感到我一走开它就会精疲力竭,然后双双轰然倒地。这天夜里风雨交加,上班的路上,离小树很远我就开始搜寻可靠的支撑物,终于如愿找到一根又粗又直的树枝,顶上的叉就像是特地为完成支撑使命准备的。我拖着这根大树枝走了十来分钟,一路上的人,不知道在怎样看我。好不容易抵达倒地树的所在,那棵树却不见了踪影。

我来来回回地走,替那棵树悲哀——它肯定是在风雨中彻底完了,然后被清理出了绿地。可是忽然之间,我认出了近在咫尺的它,直溜溜地站着,和别的健康树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我蹲在它们面前,无比惊喜:“原来这就是我的树啊!”我摸摸它,又摸摸细树枝,说:“你们怎么这么乖呀!”然后那根那根的大树杈就稳稳地加入了它们的联盟。

现在我每天看到三足鼎立的它们,发现它们浑然天成,几乎连颜色也分不出来。春天到来的时候,树枝们如果能长出根,它们就形会成“三结义”的奇观吧。

想起以前送父亲回家,无意中看到停车的路边有棵树的底部深嵌着一圈铁丝,那大概是它幼时被拴上的铁丝。父亲十分生气,说什么人干这样的事。我哥哥则跑步回家取来老虎钳,尽量不让这棵树疼地把铁丝钳断了。

我们都抚摩了很久那棵树的伤痕。以后停车,我们定尽量停在这棵树旁,看看它,摸摸它,说:“这是我们家的树。”后来那棵树的伤痕渐渐平复了,辨认它也都要费一番眼力了。

1961年冬我与爱人结婚,适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借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集体宿舍秦晋之好。办理结婚登记后,直奔上海迁京的中国照相馆拍张结婚照,身上穿的是浅灰色呢子中山装,爱人穿的是紫蓝色呢料短大衣,胸无鲜花,一点也看不出是喜气洋洋的结婚照,与通常青年男女两人照片别无二致,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婚纱照”。

丙午、丁未红羊劫难,拍婚纱照乃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四旧”范畴,通通要批倒、批

夜色降临了,天上飘着丝丝细雨。一条胡同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斑驳的树影和房子黑黢黢的剪影交错着,草厂三条掩映在水墨渲染之中。

草厂三条在前门外,胡同中间住着我的一个发小叫黄德智,那是北京城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门楼顶上有砖雕和彩绘,大门上有漂亮的门联:林花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都透着不俗的气派和年头悠远的气息。

我是专门来找他的,说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我从插队回北京最初的日子里。他家以前应该是一户殷实的买卖人家,资本家的出身包袱一直压着他。我插队走的时候,他被分配到肉联厂炸丸子,我从北大荒回来后,他还在那里炸丸子。他写一笔好书法,是他从小练就的童子功,足可以和那些书法家媲美。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照样只能炸他的丸子。我到他的车间找过他,那一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锅,在热油中沸腾翻滚的丸子,样子金黄,模样不错,我笑他你天天能吃炸丸子,多美呀!他说:美?天天闻着这味道,让人直想吐。

那时,我们一样的怀才不遇。我正在一所郊区的学

我的树,我们家的树

梁晴

我找到黄德智家,小院还在,门楼还在,彩绘也还在,可惜主人已经换了,新的女主人知道黄德智,却不知道他确切搬到哪里去了。

我有些失落,责备自己这样长时间和黄德智失去了联系,北京城并不大。我在三条胡同里从北头走到南头,来回走了两圈,又走到北口,

四周幽静得很,只有老胡同还在,而且还保留着当年的老样子,如同一位老友,即使阔别多年,依然故我,站在那里,就像那无数个难忘的夜晚黄德智送我到胡同口,站在那里向我挥手的样子一样。晚雾迷茫,凄迷昏黄的路灯下,一种小院隔雨相望冷、珠箔飘风独自归的感觉袭上心头。

归家后,写了一首打油:

同住前门外,隔街总往来。长空独怅惘,小巷共徘徊。古墨香留色,旧联篆刻宅。少年多少事,一去梦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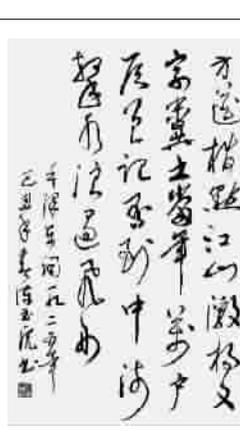
书法 陈玉虎

院里教书,业余时间悄悄地写一部叫做《希望》的长篇小说,每写完一段,晚上就到他家去念。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有的是时间凑在一起彼此倾诉和聆听。他就是坐在那里听,一直听到我那部冗长的30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完,他从来都是认真地听着,从春雨霏霏一直到大雪茫茫,听了足足有一年多的时间。每次听完之后,他都要对我说:不错,你要写下去!然后拿出他写的字和字帖,向我讲述他的书法,轮到我只听有听的份了。我们既是上场的运动员,又是场外鼓掌的观众,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着,虽然到最后我写的那部长篇小说《希望》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希望。

到现在我还想起那些个难忘的夜晚,窄小只能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的屋子里,我坐在床上,他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我,能听到彼此的鼻息和心跳。我们就这样一个朗读着,一个倾听着,一直到夜深时分,他那秀气而和善的母亲推门进来,好心地询问着:你们俩今儿的工作还没完呢?明天不上班去了吗?告别的时候,黄德智会送我走出他的小院,一直送到寂静得没有一人的三条胡同的北口,我穿过翔凤胡同,一拐弯儿,就到家了。那条短短的路,总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期待。以后,我搬家离开了那里,和黄德智的联系渐渐地少了,但每一次路过那附近,总能够让我忍不住想起黄德智和那些个难忘的夜晚。

我找到黄德智家,小院还在,门楼还在,彩绘也还在,可惜主人已经换了,新的女主人知道黄德智,却不知道他确切搬到哪里去了。

我有些失落,责备自己这样长时间和黄德智失去了联系,北京城并不大。我在三条胡同里从北头走到南头,来回走了两圈,又走到北口,



书法 陈玉虎

时代发展得太快,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刷新观念,难免不陷入失落或困惑之中。就像饭局这件事,早就不是你请不清的问题,而是别人肯不肯来吃?因为吃饭是个力气活,有人还愿意受累前往,实是请客的人欠下了人情。

先说人家答应了饭局,就算不用盛装出席,也得费心收拾一番,平时的短打休闲装束并不合适进酒店。然后到点要忍受堵车或者无车挤地铁公交之烦恼,找到灯红酒绿的饭馆,堵上半小时。这些也就算了,关键入座之后,彼此点头示意,依次介绍完毕,而后说什么?

现在不像从前了,可以随意地谈谈工作和生活,现在若谈工作,搞不清人家正在上呢?还是刚被整下来?或者误传升高升结果一枕黄粱,还有的刚刚下岗,那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生活上的事就更没法谈,有些人的家庭是小三上位,你还在问前家人好不好,人家也没法答,而且也没必要跟你交待。谈论孩子就更是闹心,如果争气尚可一语带过,但若是开车撞人或被撞,或出国留学学无所成,或耽在网瘾里出不来,也是没法聊的一件事。房子和股票都是伤心事,除了一声叹息也就无话了。

于是聊八卦,也有不同的版本,各执一词,基本都是阴谋论,最终沦为坊间闲话,没什么意思。以至于众多人的饭局也会出现冷场,常常无话可说,来吃饭的人都觉得宁可什么都不说,也不要一脚踏进雷区。组织者还要想话题。吃完饭也都筋疲力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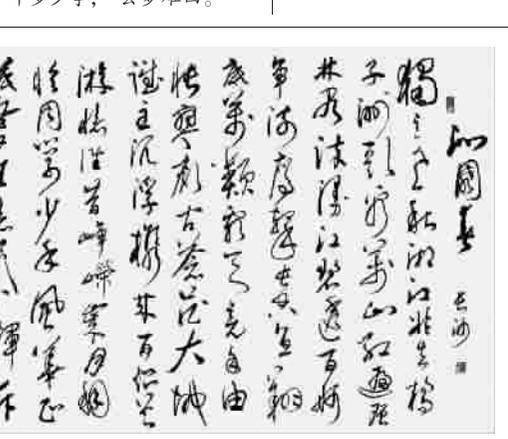
有一段时间流行说段子,若有段子王光临饭局还是宾主尽欢的,但现在资讯太发达,有趣的段子几乎人人皆知,于是又少了一个聊天的方向。结果饭局若不是家庭聚会,组织一个非常费劲,不少人说可以买单但绝不组织,要打无数的电话,还没人痛快答应,所以聪明的人都少沾这件事,除非目的性非常强的,主题明确的,否则一律婉拒。

当然,再怎么躲避,有些饭局也是绕不开的,所以平时还是尽可能留意一些无伤大雅的八卦,省得一不留神得罪了人还不自知,或者只知闷头吃饭也是犯忌,毕竟饭局是社交场所而不是家里的餐厅。

春光曲 (二首) 许辛

桃花春 满院桃花带雨红,芳香细品觉春浓。轻吟树下惊飞鸟,画意诗情在梦中。

踏春 纵观浅水绕田畴,仰望山林绝顶幽。晴日郊行风景好,踏春自是画中人。



书法 陈玉虎

别样金婚纪念照

吴家龙

莫还要踩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在这无法无天,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可谓“秀才碰着兵”,准敢将婚纱照保留下来?只好忍痛割爱,将亲人的、亲友赠与的婚纱照付之

们的实际收入翻了十倍、几十倍甚至百多倍。小青年的结婚与时俱进,就拍结婚照而言,开始是正儿八经地到有点名气的照相馆照几张姿态各异的亲昵婚纱照,以后随着电脑和声、光、电技术的发展,到郊野公园抑景点,新郎穿着名牌西装领带鲜艳蝴蝶结,新娘身穿华丽服装佩戴黄金首饰,头披长长洁白纱巾逶迤地拖在草坪上,由婚庆公司制作多种碟片,随时在电脑或电视上播放,以享大婚欢乐,耗资当然不菲。

2011年11月子女们希望我们照张金婚纪念婚纱照,事有不便照相。此事被参加交大校友咖啡会活动的费鹤年老先生知悉,费老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技术与摄影家媲美,要了我们两张个人照片,用电脑拼接成金婚照,经老先生的妙手照片拼接得天衣无缝。大家看到后都说哪儿来的“情男靓女”啊!引来笑声满堂。这确是别样的金婚纪念“婚纱照”,有道是:披婚纱照相爱情留,笔挺西装靓女妆。翁媪金婚收倩影,高超拼接张牛牛。随着新鲜感渐淡,拥有那么多婚纱照不知是忧是喜,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